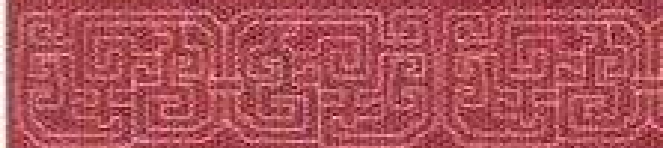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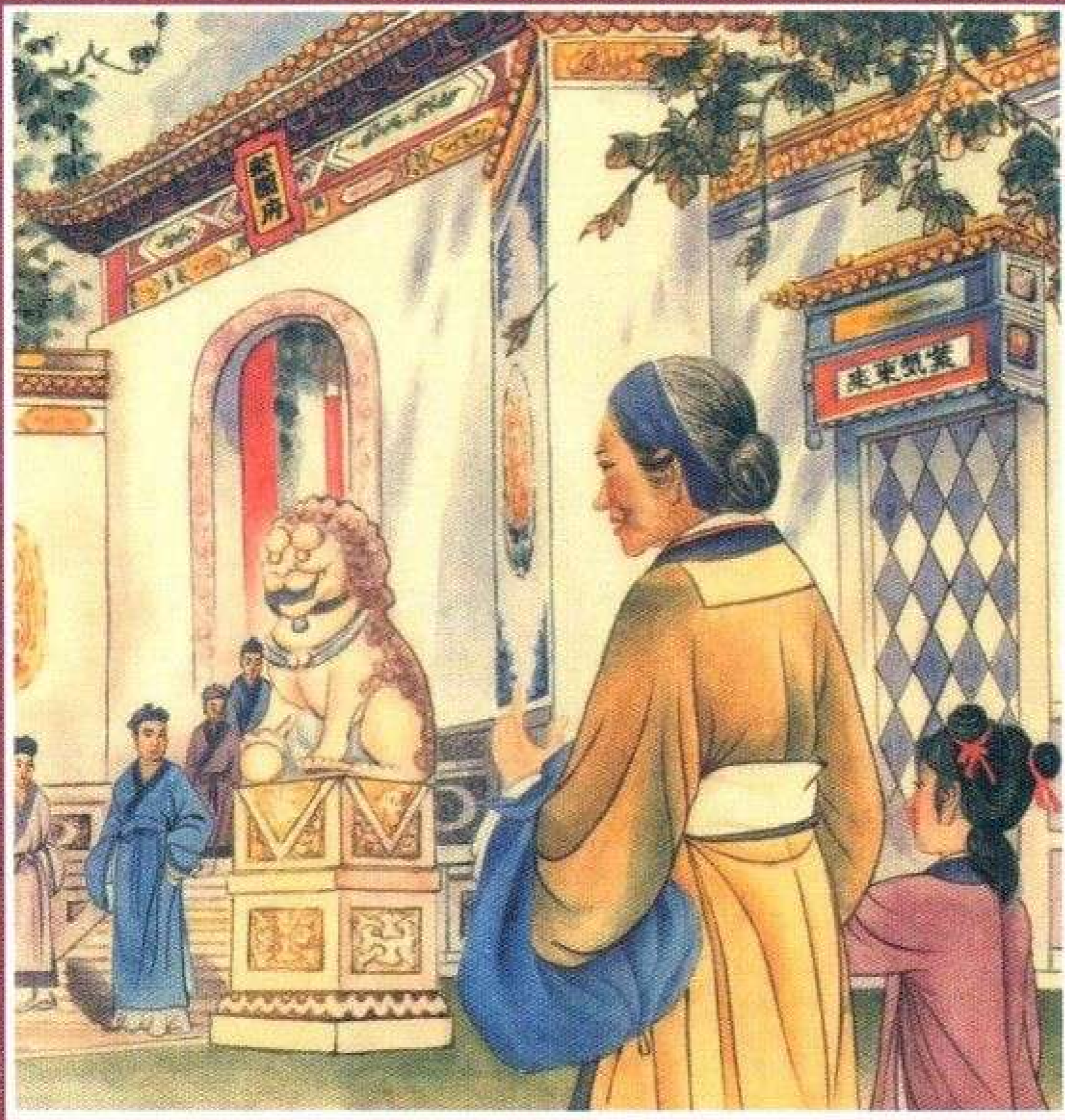


劉老老進大觀園



红楼梦之七

劉老老進大觀園

原著：曹雪芹

改編：潘勤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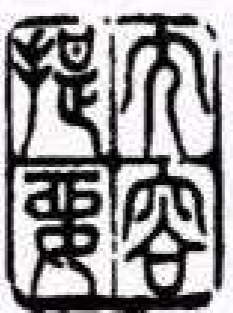
繪畫：張令濤

胡若佛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

乡村老妇刘老老，跟着女婿过活。因女婿家贫，生活困难，想起女婿祖上昔年曾与金陵王家有过一段瓜葛，刘老老也曾见过王夫人一面，便厚着脸皮去投奔。

刘老老进贾府，恰好碰着贾母高兴，留她住了几日，带她游园宴乐。刘老老说话风趣，善于迎合，很得贾府上下的欢心。临走，又得了不少赏赐。

京城附近的村庄中，有一户种田人家，男的姓王，小名狗儿，娶妻刘氏，生子一女，儿子名唤板儿，女儿名唤青儿。



狗儿白天忙着田事，刘氏辛勤操劳家务，因两个孩子无人照看，就将岳母刘老老接来一起住。



刘老老已八十一岁，原是个饱经忧患的老寡妇，生活艰难，如今由女婿接了过来，便一心一意帮着女儿女婿过活。



不想这一年大水，京城附近所有田地都荒了，狗儿眼看家中衣食两缺，不免心中忧急。



刘老老劝狗儿道：『姑爷，荣国府的王夫人不是你家远房姑太太么？不妨找上门去想点办法。』



狗儿道：『你老倒想的细到。只怕是多年不走动，他们未必理睬我们。』想了一下，又说：『要不，您老人家就去走一遭试试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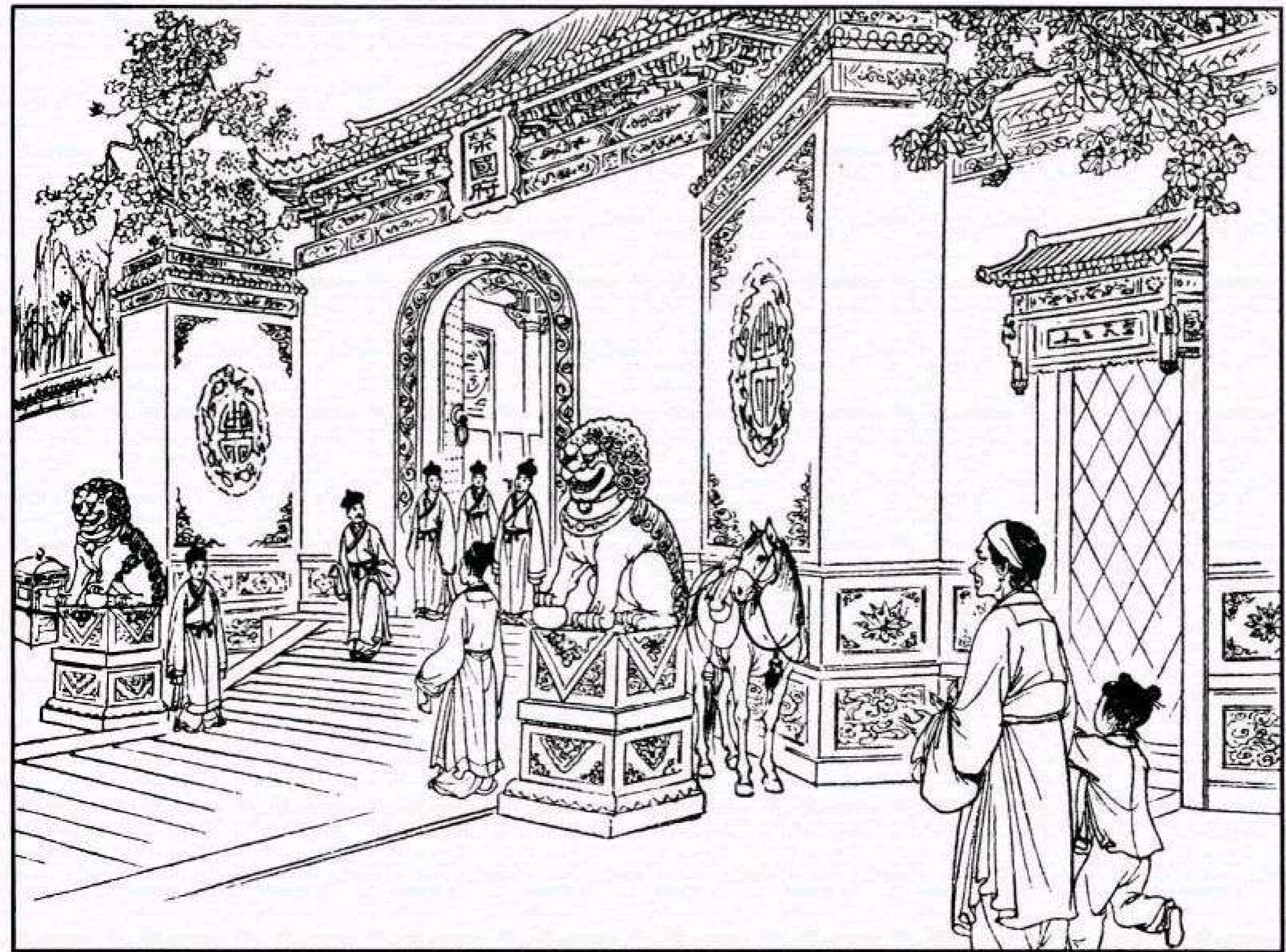
刘老老想：王夫人有个陪房周瑞家的，却是熟人，要是能先找着她，就有些希望了。



当晚商量停当，次日一早，刘老老带了板儿进城



到了荣国府，只见门前两尊大石狮，轿马往来。刘老老不敢过去，掸掸衣服，教了板儿几句话，然后走上去。



问讯，那些人打量了她一下，都不理她。刘老老上前



幸而内中有个年老的，还算和气，对刘老老道：「你要找周瑞家奶奶么？打这边绕到后街找去就是了。」



刘老老携着板儿绕到后街，好容易才找到。周瑞家的出来，问是哪位。刘老老迎上去道：『好啊，周嫂子，想是记不起我了？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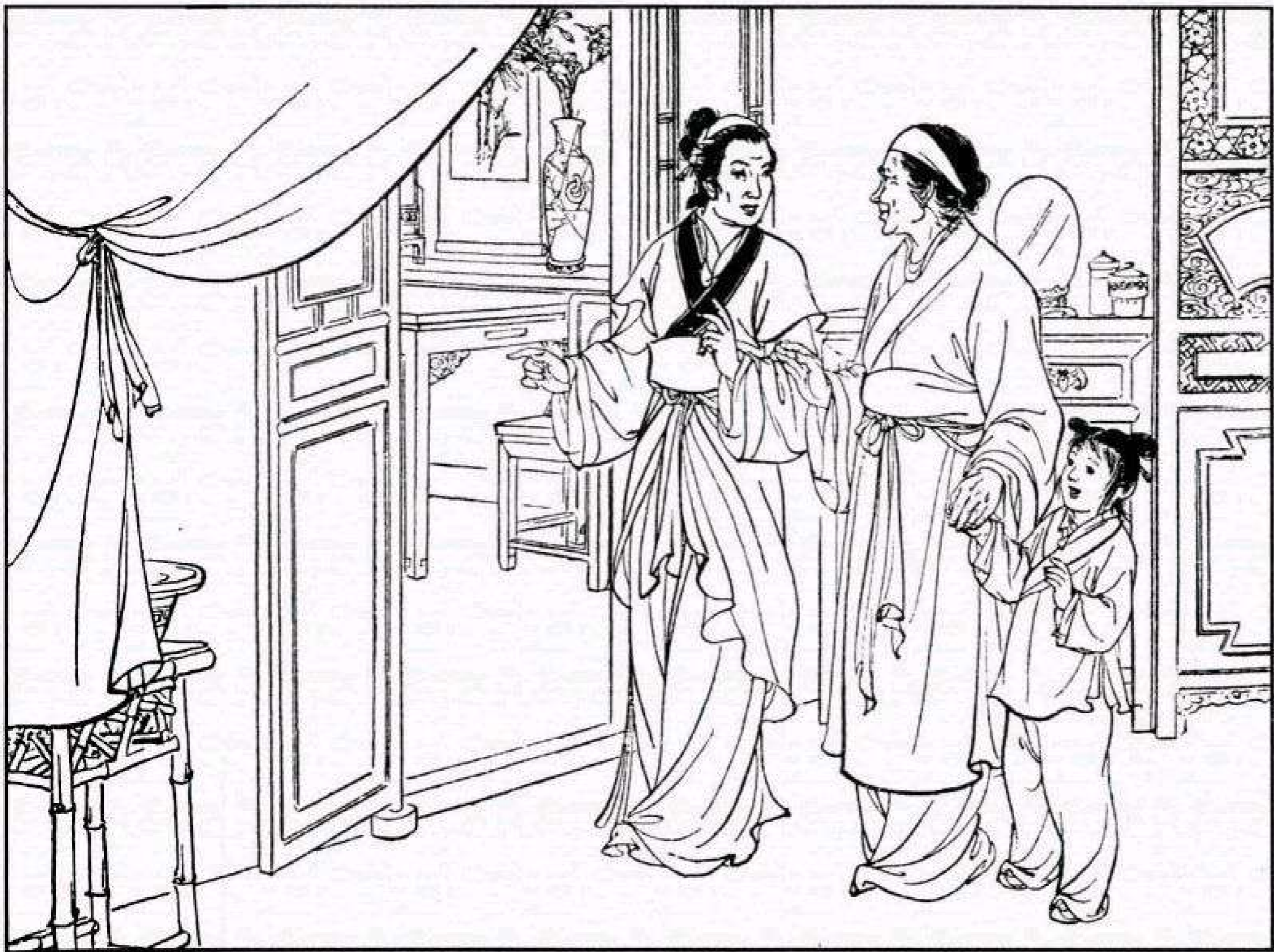
周瑞家的认了一会，方才笑道：『刘老老，你好！你说么，这几年不见，我就忘了，快请屋里坐。』



谈了一会，周瑞家的已猜着刘老老的来意，便道：『老老，你放心！大远的来了，断不会让你空着手回去的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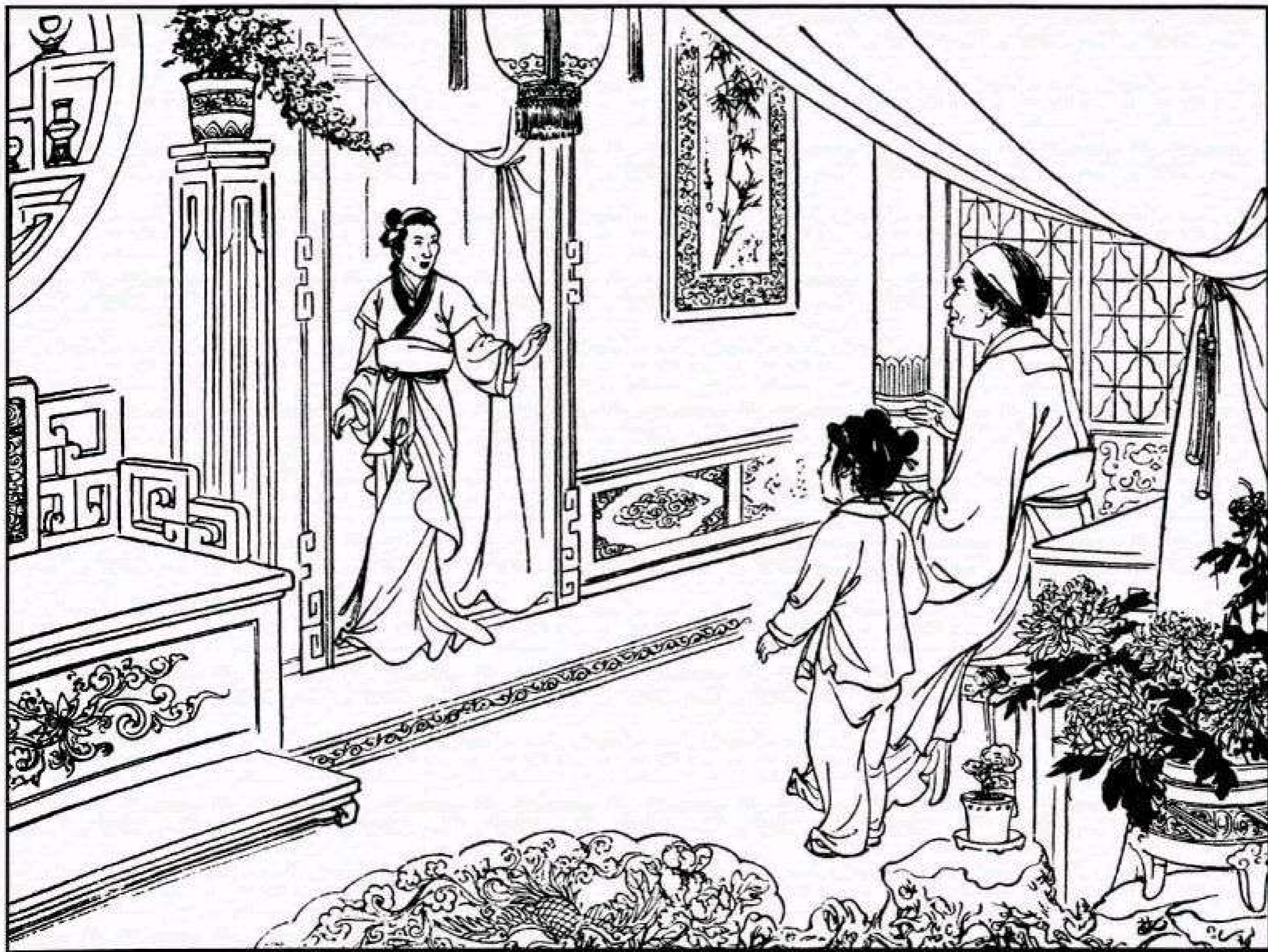
刘老老忙说：『阿弥陀佛，这全仗嫂子方便了。』周瑞家的道：『你还不知道，如今太太不理事了，都是琏二奶奶当家。她也不是外人，就是咱们家的凤姑娘啊！』



刘老老整整衣服，又教了板儿几句话，跟着周瑞家的转转弯弯，到凤姐的屋里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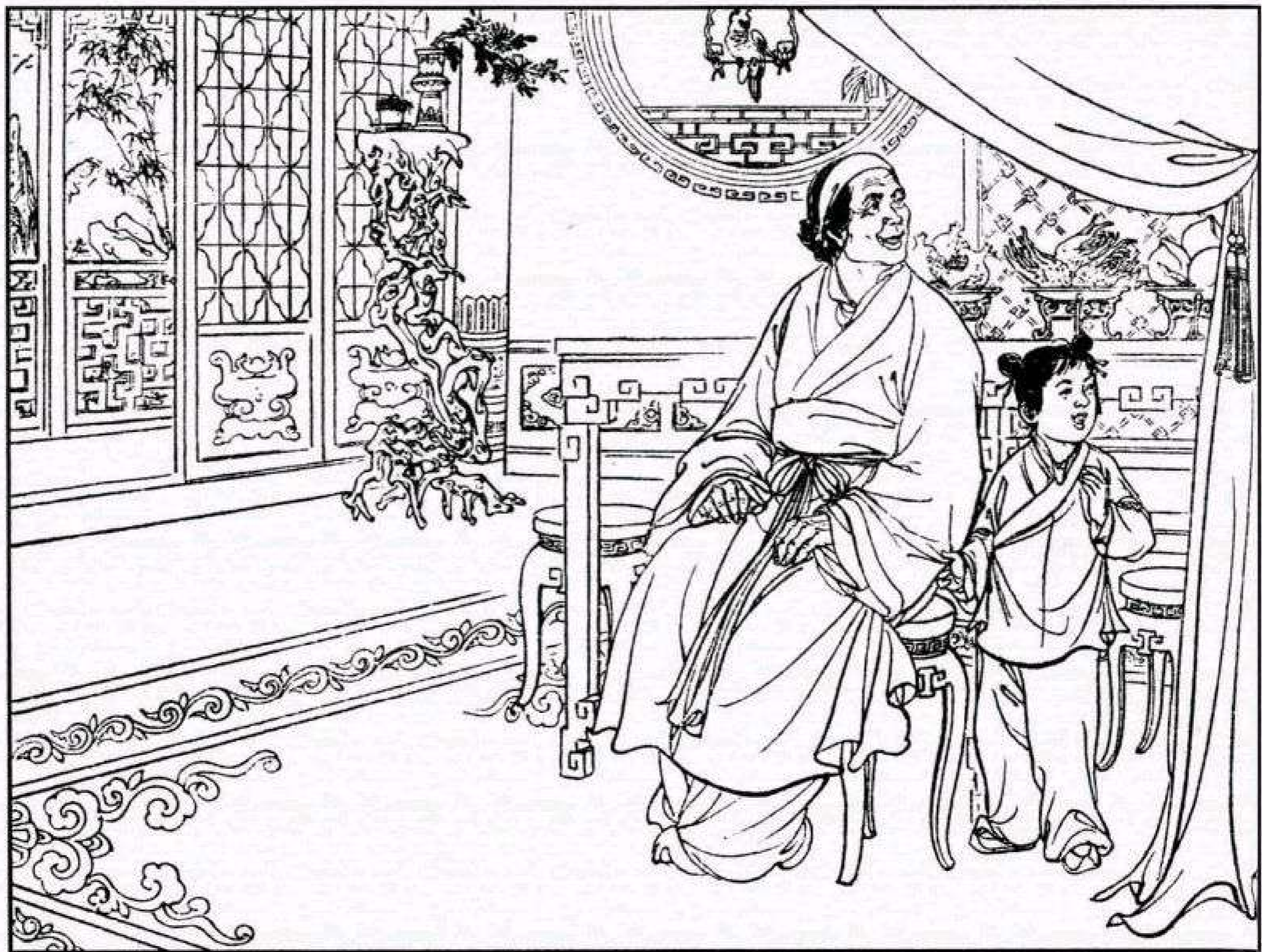


周瑞家的将刘老老安顿在外间，自己就去找凤姐的贴身丫头——平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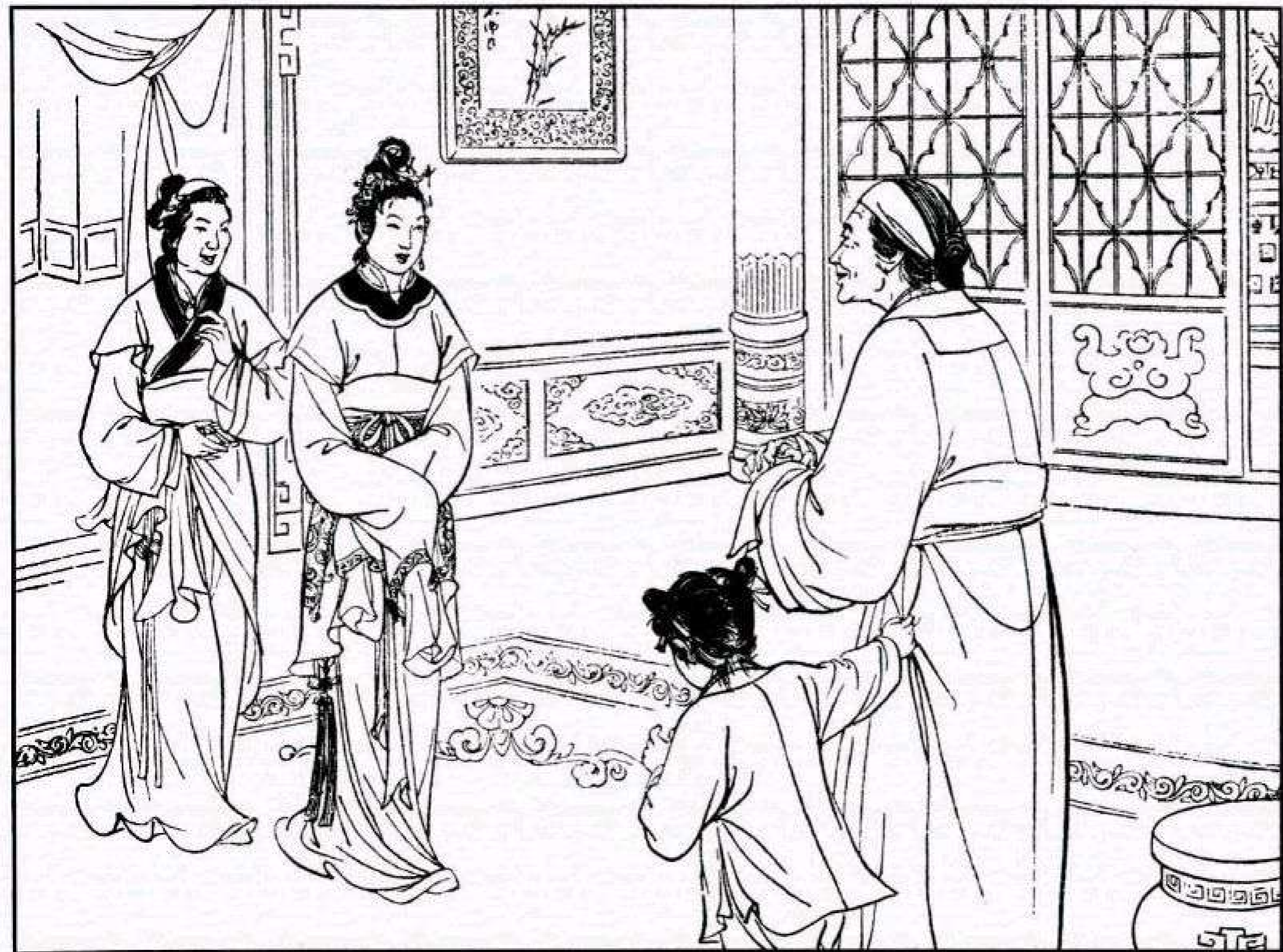


没有看见过的，看得她眼睛都花了。

刘老老在外间坐着，只见满屋里的陈设，都是从来



不一会，周瑞家的同着一个遍身绫罗、花容月貌的姑娘走出来。刘老老一见，便当是凤姐了，忙起身叫『姑奶奶』。



周瑞家的说：「这位是平儿姑娘，太太和二奶奶都在老太太屋里呢。」平儿也说：「老老只管坐一会，我这就去禀告。」说罢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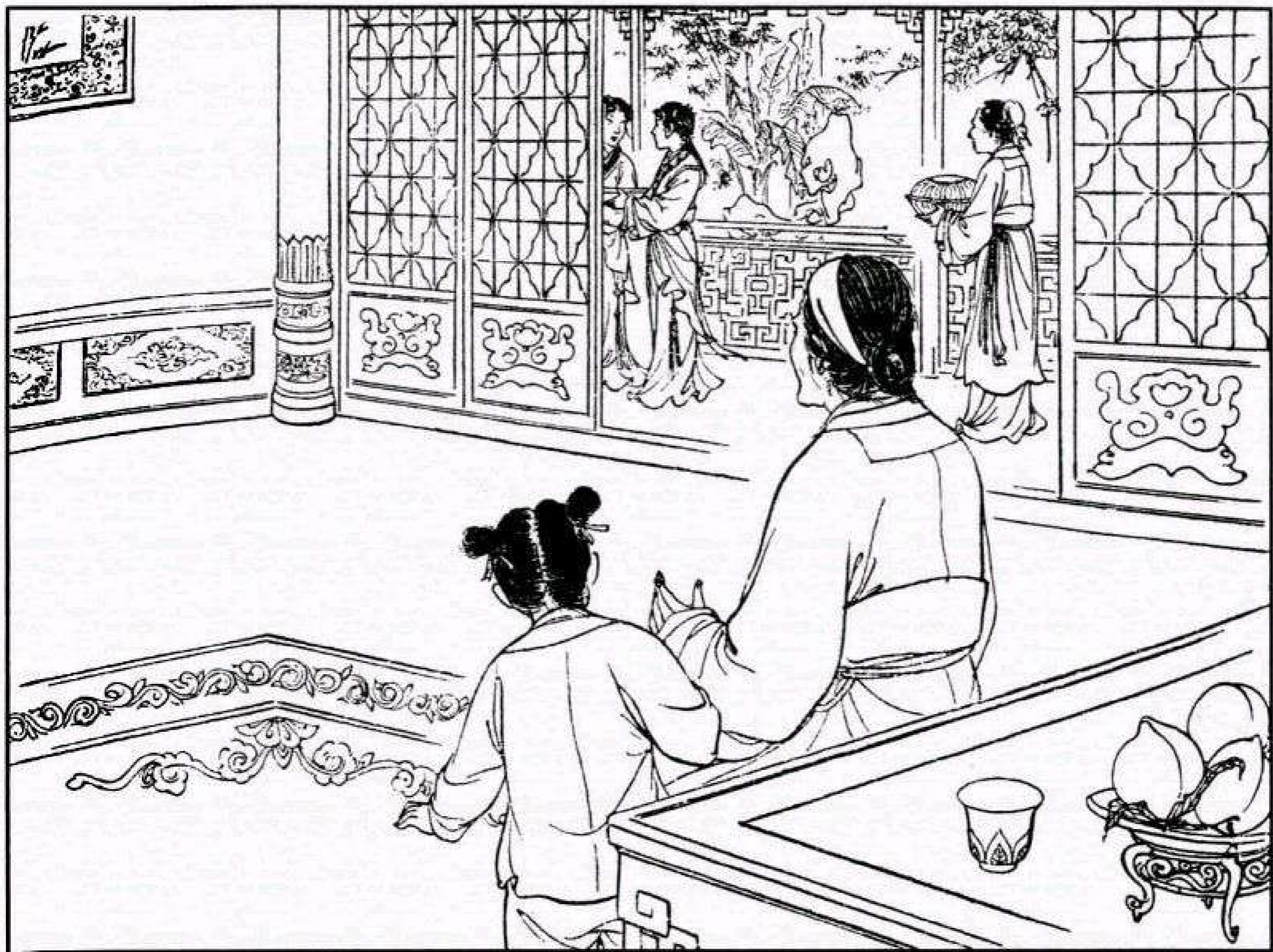
刘老老坐着，不免东张西望，忽然听得廊下有叫唤声：『姐姐，客人来了。』吓得刘老老忙端直身子，动也不敢动。



一会，廊下又在叫：「姐姐，客人来了。」刘老老好生奇怪，怎么只不见有人进来？抬头看时，却是金架子上的鹦鹉在说话。



刘老老屏声默候等了好一会，只听得有笑声传来，又看见丫头们往来奔走，便知凤姐已回房了。



少时，周瑞家的走过来，笑嘻嘻地向她招手。刘老老会意，于是带着板儿，跟周瑞家的进房。



那凤姐端坐在那里，直到刘老老站在她面前了，这才满面春风地向她问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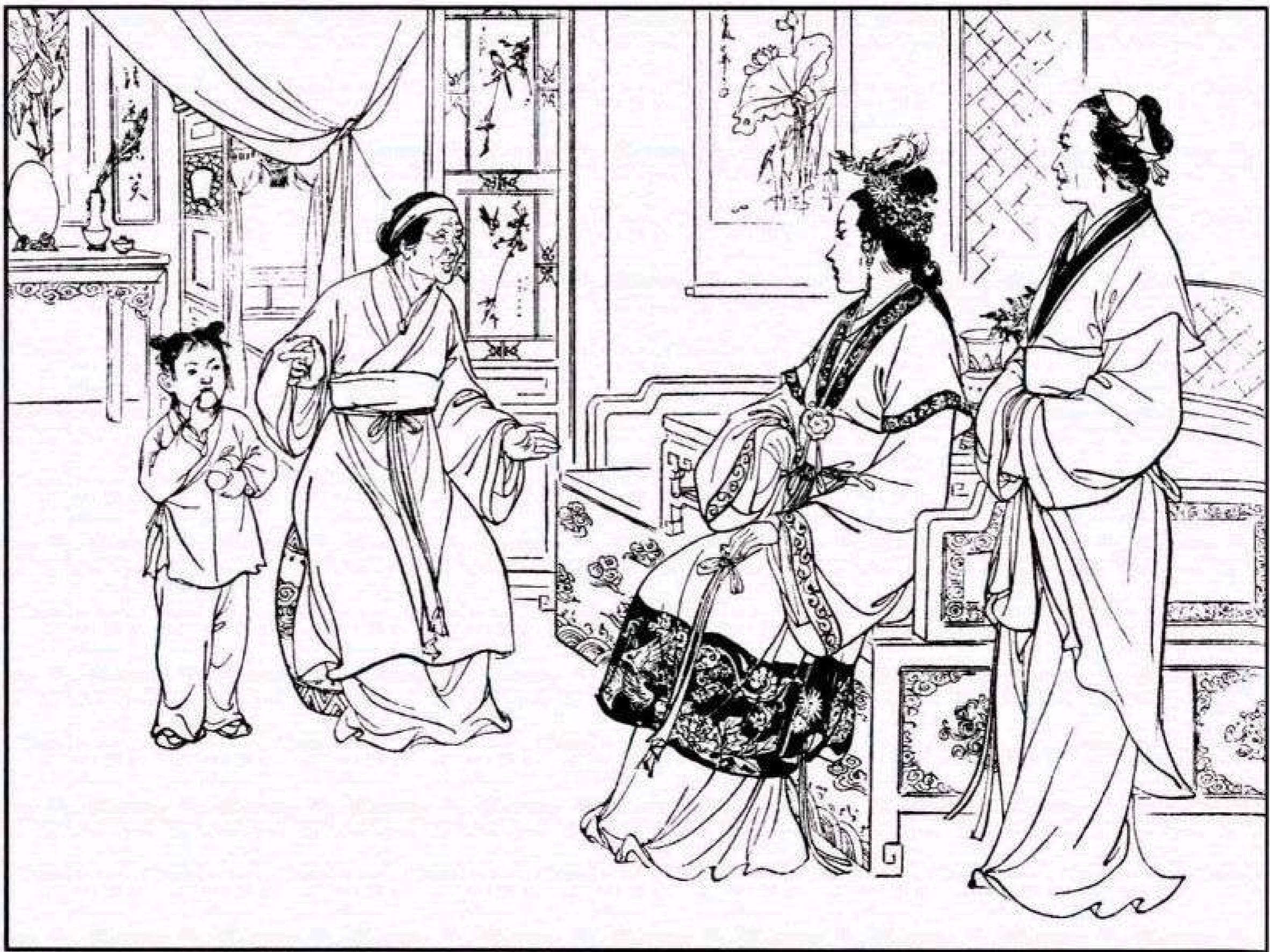
刘老老忙拜了几拜，向凤姐请安。板儿躲在背后，刘老老百般地哄他出来作揖，他死也不肯。



凤姐叫人抓了些果子给板儿吃。刘老老刚要开口，就有管事的接连来向凤姐问事回报，忙个不停。



好一会，刘老老趁着空儿，吞吞吐吐说道：『论理，原不该说的，只是现今他爹娘连吃的也没有，只得带了你这侄儿奔你来了。』



刘老老说着，又推推板儿道：「你爹打发咱们来作啥事的？如何不作声了？只顾吃果子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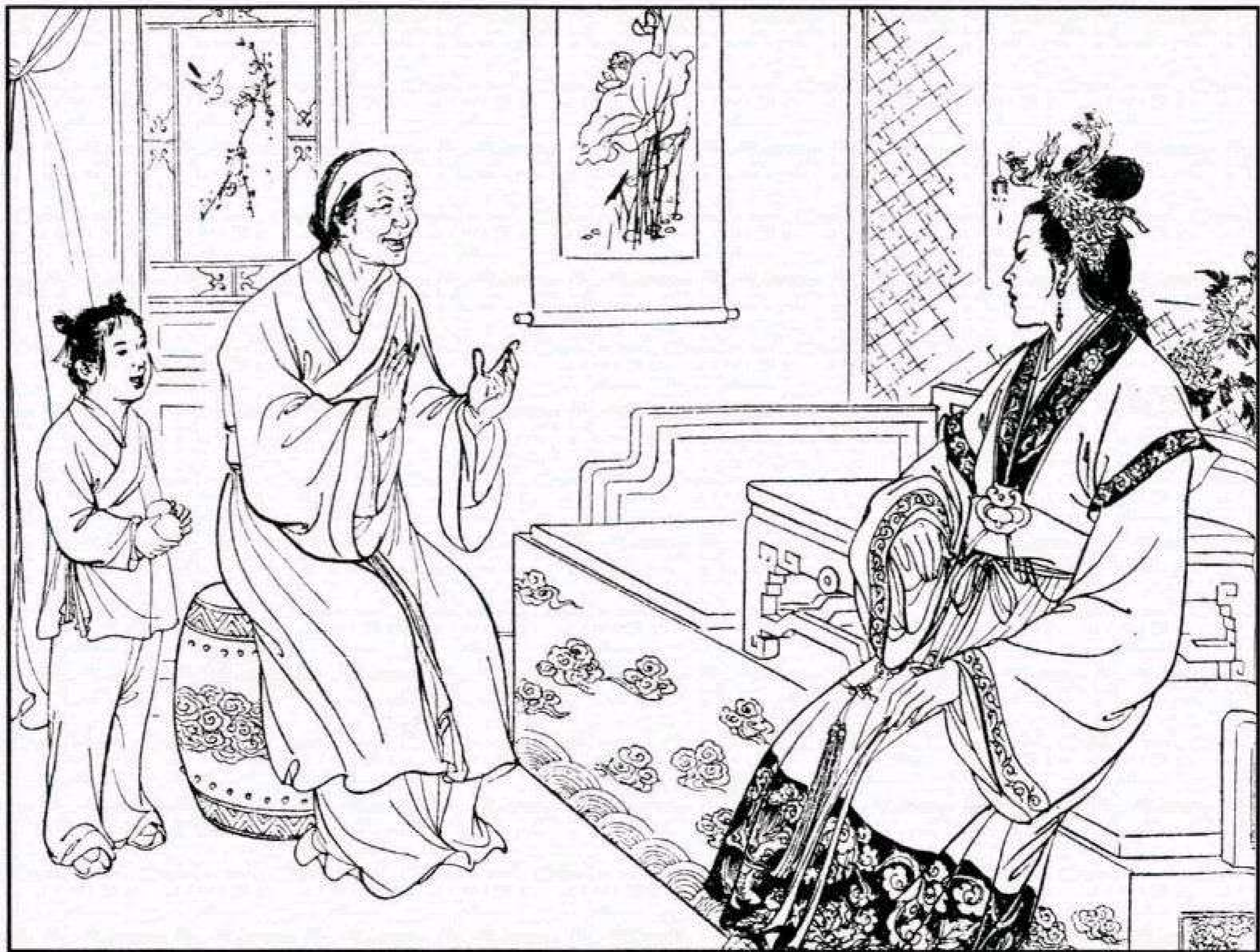
凤姐早已明白，笑道：『不必说了。论起亲戚来，照应原是应该的，但不知大有大的难处，说给人听也未必相信。』



凤姐又说：「你既来了，怎好叫你空手回去？可巧昨天太太给我的二十两银子还没有动，你不嫌少，先拿去用吧。」



刘老老先听见凤姐告穷，只当是没指望了，心也凉了；现在听见给她二十两银子，自是高兴，笑道：『阿弥陀佛，瘦死的骆驼，比马还大呢。』



正在此时，平儿笑着进来，说道：『老老的福气来了！方才我为你的事去见太太，偏是老太太听见了……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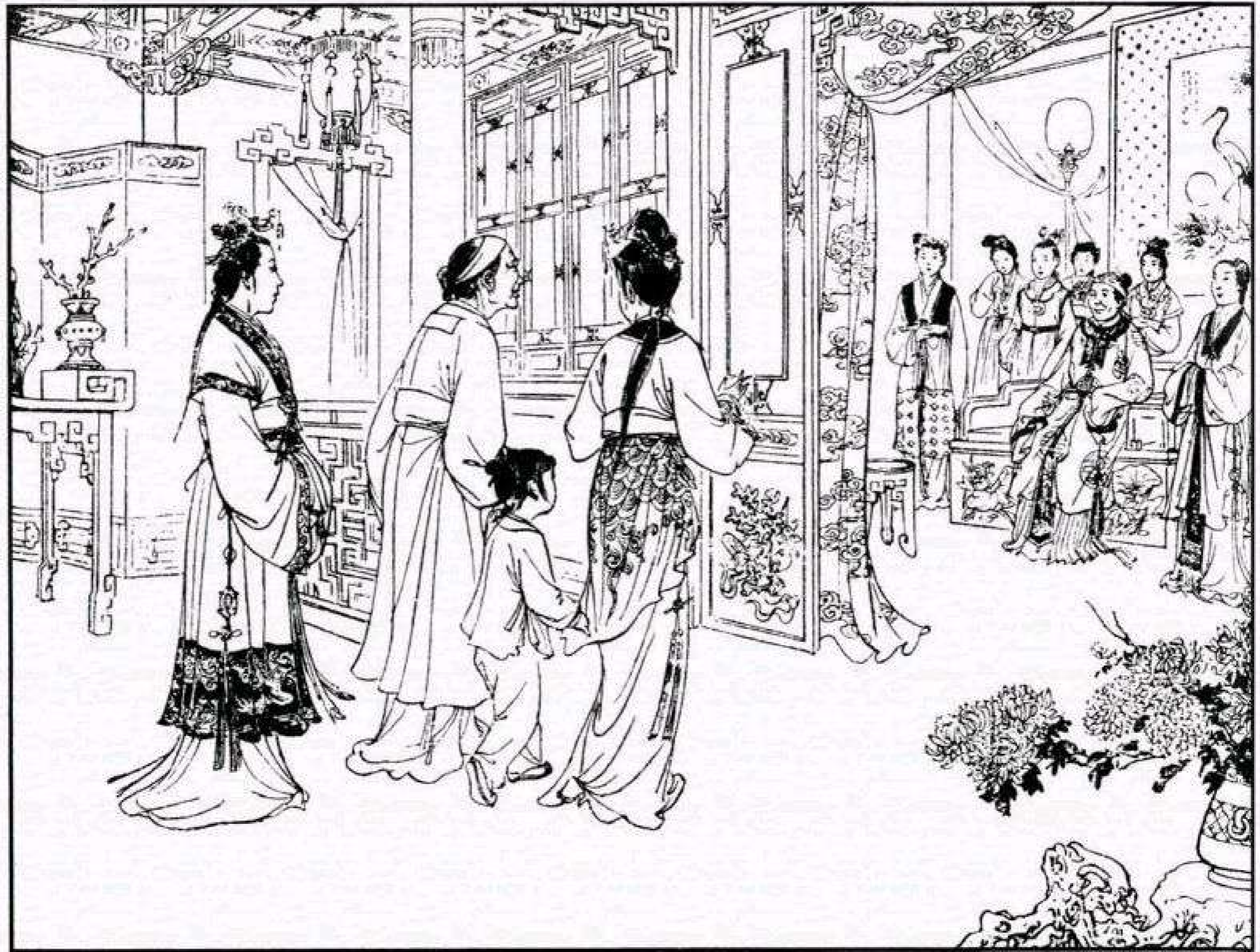
「老太太问刘老老是谁，太太告诉了。老太太说：『我正想个老人家说说话儿，快请了来让我见见。』可不是福气来了？」



刘老老道：「我这副样儿，怎么见得呢？好姑娘，你就说我去了吧。」平儿忙说：「你快去吧，我们老太太是再和气不过的。」



刘老老来到贾母房中，只见满屋子珠围翠绕，花枝招展。一张榻上，坐着一位老婆婆，便知是贾母了。



刘老老忙上前拜了几拜，口里说道：「请老寿星安。」贾母也欠身问好。



贾母请刘老老坐了，问她多大年纪。刘老老忙答道：『今年八十一了。』贾母向众人说：『比我大好几岁呢，还这么硬朗。』



刘老老笑道：「我们庄稼人，不论男女，终年屋里田里，忙忙碌碌，倒把身子练得结实了。」



贾母又笑道：『庄稼人家，地上长的瓜果菜蔬，又多又好吃。』刘老老笑道：『也不过吃个新鲜，依我们倒想鱼肉吃，只是吃不起。』



那刘老老虽是个庄稼人，却生来有些见识，她见贾母高兴，便有的没的编些乡村见闻来讲。贾母听了，越发得了趣味。



凤姐见贾母欢喜，便凑趣道：『老老不嫌这里，就住一两天再去，明天我们陪你游园，也算是看亲戚一赵。』



次日清早，天气晴朗，刘老老把板儿放在平儿屋里，便随着贾母和众人进大观园来。



正在游赏的时候，李纨带着丫头迎上来，请了安说：『老太太倒进来了，我只当还没有梳头呢，才摘了花要送过来。』



折枝的菊花。

一面说，丫头已捧过一个翡翠盘子，里面养着各色



道：『老亲家，过来戴花儿。』

贾母拣了一朵大红的戴在鬓上，回头向刘老老笑



一语未完，凤姐便拉过刘老老来，笑道：『让我来替你打扮。』说着，把一盘子花横七竖八地给刘老老插了一头。



贾母和众人都笑了起来。刘老老也笑道：『我虽老了，年轻时也喜欢打扮，爱着花儿粉儿的，今天我这头也不知修了什么福，又这样体面起来了。』



说话间，到了潇湘馆。一进门，只见两边翠竹夹路，满地苍苔，中间一条石子路。刘老老让出来给贾母和众人走，自己却走泥地。



李纨拉着她说：『老老，你上来走，别被青苔滑倒了。』刘老老说：『没关系，我走熟了。我是可惜你们那些绣鞋，别沾了泥。』



她只顾上头和人说话，不提防脚底果然滑了，『咕咚』一跤跌倒。贾母忙叫丫头搀她起来。



刘老老爬起身来，贾母问她：『可扭了腰没有？』
刘老老道：『我们庄稼人，哪一天不跌两下子，算得
什么！』



在潇湘馆坐了一会，贾母因见窗上糊的纱旧了，叫凤姐拣匹『霞影纱』来换上。凤姐忙唤人取了一匹银红色的来。



刘老老看那『霞影纱』，柔软轻薄，像烟雾一般，就不住地念佛道：『我们想做衣服也不能，拿着糊窗子岂不可惜！』



贾母说：『白收着也是霉坏了，刘亲家既然欢喜，明儿送两匹给你。』说着，又带着众人到别处去玩。



这时，贾母的大丫头鸳鸯来回话：『饭已摆在「秋爽斋」，请大家过去。』



这里，凤姐悄悄对鸳鸯说：「这老老倒好玩，我们今天就逗逗她吧。」鸳鸯也有这意思，两人便如此这般咬着耳朵。



李纨笑着劝阻：「你们又不是小孩儿，还这么淘气，仔细老太太骂！」凤姐说：「不与大奶奶相干，有我呢。」



正说着，贾母等全进来了。凤姐手里拿着一把象牙镶金筷，按席摆好，一面给鸳鸯递了个眼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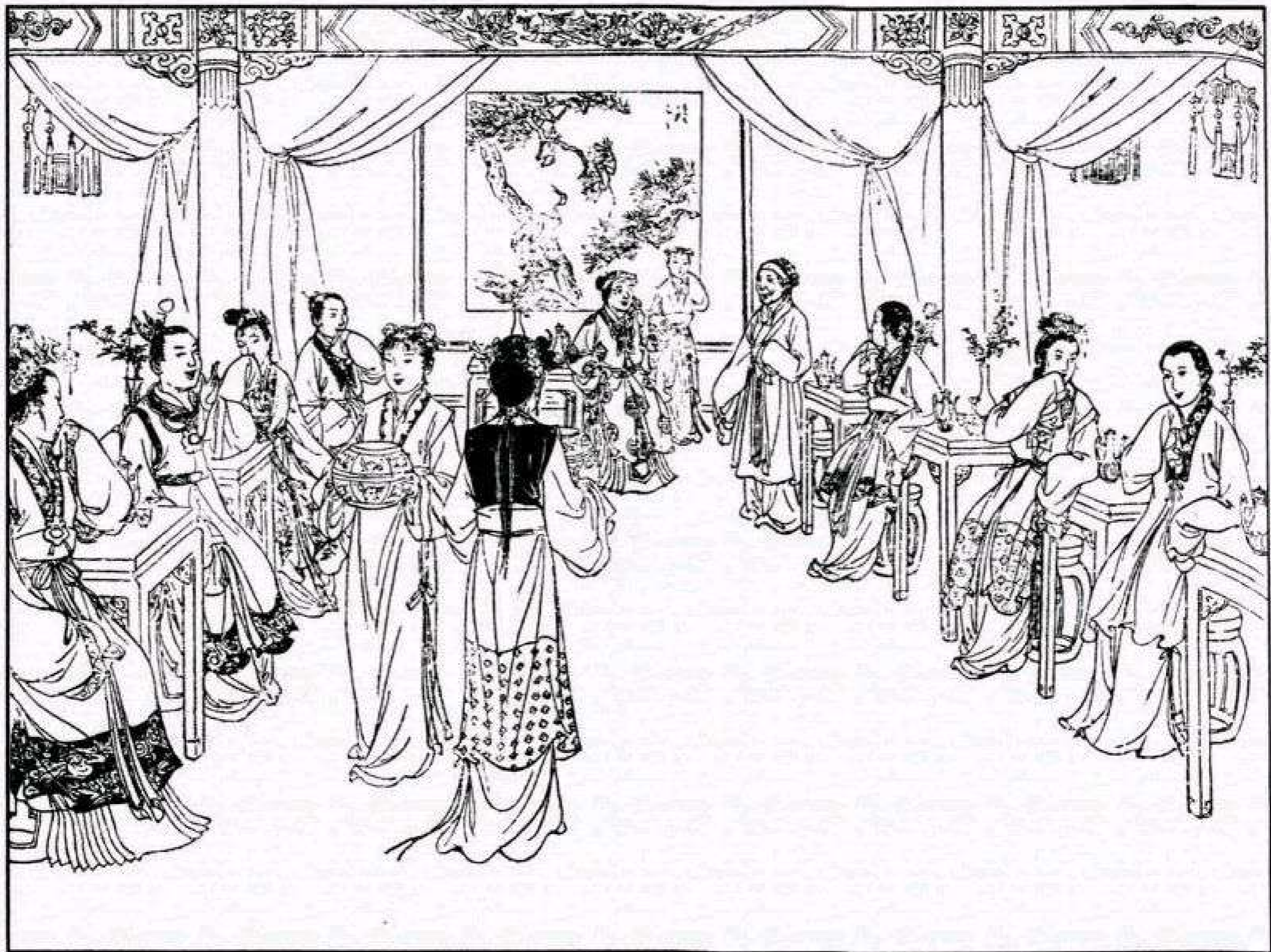
鸳鸯会意，便忙着拉刘老老出去，悄悄说：『我家规矩，客人入席，要讲几句押韵的话，要是错了，就笑话呢。』刘老老说：『姑娘放心。』



大家入座后，凤姐拣了碗鸽蛋，放在刘老老桌上。刘老老便站起身来，高声说道：『老刘，老刘，食量大如牛，吃个老母猪不抬头！』



语。众人听了大笑，只有凤姐、鸳鸯忍着不笑出来。



刘老老拿起象牙筷来，只觉太重，沉甸甸的不合手。又说：「这里的鸡儿也俊，下的蛋也小巧。」众人听了，又一齐笑起来。



凤姐笑着对刘老老说：「一两银子一个呢，你快趁热尝尝吧。」刘老老便伸筷去夹。偏是象牙筷太滑，哪里夹得起来！



满碗里掏了一阵，好不容易夹起一个，却又滑下来，滚在地上。刘老老忙弯下腰去拾，谁知竟滚得不知去向了。



刘老老叹道：『一两银子，也没听到一些响声，就
没有了！』众人见她如此，已无心吃饭，都看着她取
笑。



凤姐、鸳鸯又发起行酒令，想欺刘老老不会这套，罚她喝酒。刘老老忙离席说：『别这样弄人，我要回家去了。』



众人哪里肯放她，硬拉入席。刘老老只叫：『饶了我吧！』鸳鸯说：『酒令大如军令，临阵脱逃，罚酒一壶！』



刘老老便说：「愿罚，愿罚，这个文绉绉的玩意儿实在不会来。」当下凤姐真的取了一把大酒壶来。



贾母让凤姐夹些菜给刘老老下酒。凤姐便夹了些茄
菘送入刘老老口中，一面问她：『你尝尝这茄子做得
可口不可口。』



刘老老咀嚼了一会，笑道：『虽有点茄子香，总不像是茄子。姑奶奶，告诉我是怎样弄的，回去我也弄着吃。』



凤姐笑道：「这也不难，把茄子切成碎末，用鸡油炸了，再用鸡肉、香菌、新笋、蘑菇，都切成了儿，拿鸡汤煨干了，再用……」



刘老老不等她说完，摇头吐舌说：『阿弥陀佛，倒得多少只鸡配它，怪道这个味儿。』一面接连干了几杯酒。



行了一会酒令，刘老老也自斟自酌，把一壶酒都喝光了。贾母要出去散散，于是大家离席，都随着贾母游玩。



鸳鸯拉着刘老老说：「老老，刚才不过逗笑儿，你千万别恼。」刘老老忙笑道：「大家是哄着老太太开心的，我早就明白了。」



庵』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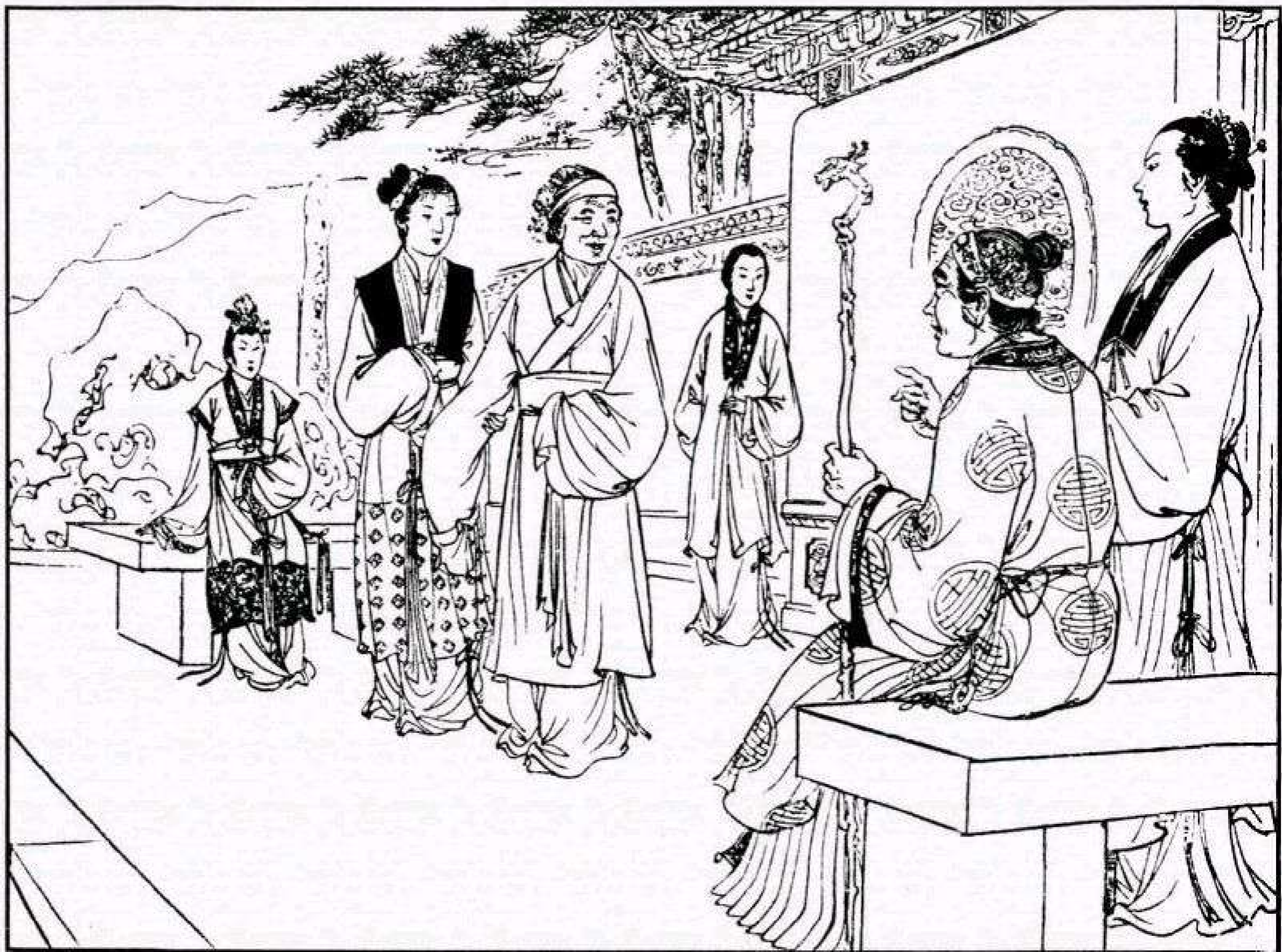
贾母携了刘老老，一边走一边看，不觉走到『枕翠



庵里的尼姑盛情接待，用隔年梅花上收的雪水，泡了一壶茶，捧了出来，每人一小盏。



大家吃了茶，又游了一会儿，贾母因觉身上乏，要众人依旧陪着刘老老各处去逛，自己到『稻香村』去歇息。



凤姐忙叫人将小竹轿抬来，让贾母坐上。两个婆子抬起，王夫人、凤姐、李纨跟着去了。



路径。

这里众人还要拿刘老老取笑儿，引着她游假山洞。大观园的假山，曲折贯通，进去之后，很难辨出方位



刘老老在山洞里兜来兜去，只觉路路可通，却又走不出来，后来好不容易找着出路。此时她因多喝了酒，有点头晕眼花起来。



刘老老顺着一条石子路慢慢地走去，到了屋子跟前，又找不着门，再找了半天，才找到一个月洞门。



走了进去，只见迎面一个女孩儿，满面含笑地迎出来。刘老老忙笑道：『姑娘们把我丢下了，叫我摸索到这里来了。』



儿。

说着，便赶上去拉她的手。「咕咚」一声，却撞到板壁上，把头碰得好痛。仔细瞧了瞧，原来是一幅画



刘老老叹了两声，一转身，只见一个老婆子也从外面迎着进来。刘老老心里恍惚，又见她满头戴着花，便想：怎么竟也和我一模一样？



那婆子只是站着，也不说话。刘老老便伸手去招她，不想她也拿手来挡，却是冰凉坚硬的，倒把刘老老吓了一跳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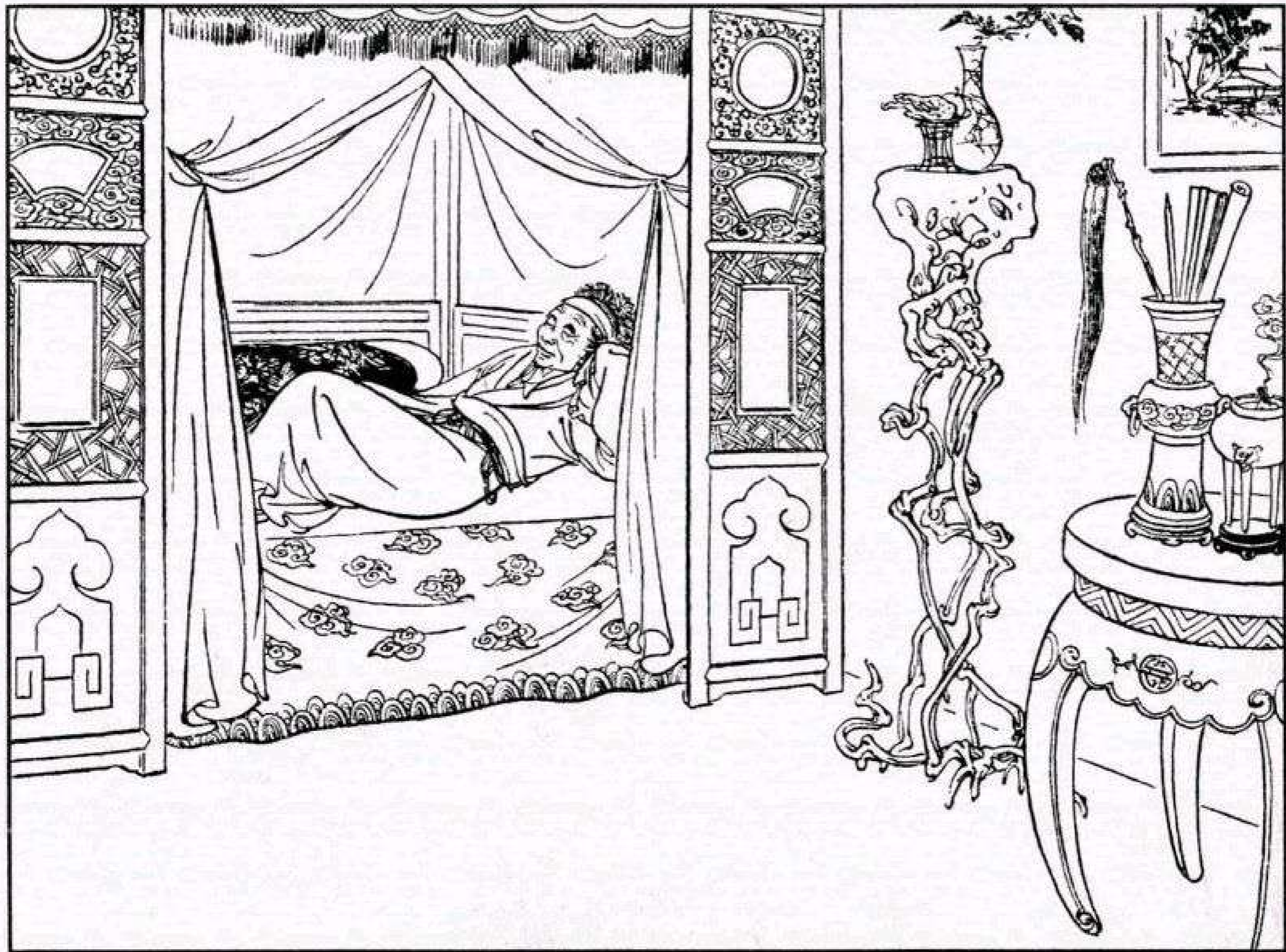
她猛然想起，常听人说富贵人家有种穿衣镜，别是撞着镜子了。忙又伸手去摸，可不是，果真一面比人还高的镜子，弄得自己也笑了。



转过镜子，是一个华丽堂皇的房间，靠壁有副特精致的床帐。刘老老酒意上冲，又走乏了，便想歇息一会。



不想，刚在床沿坐下，便觉得两眼迷糊，只是想睡，一歪身，就倒下了。



且说这边左等右等，总不见刘老老出来。宝玉说：『别是从山洞出去，掉在池子里了！』两个婆子去找了一会，并没有找到。



还是袭人脑子机灵，想道：别是她醉了，迷了路，乱撞到我们后院里去了。



袭人急急赶回怡红院，没有进门就高声喊人，谁知那几个小丫头都偷空玩去了，却把房门敞开着。



袭人进了门，就听得鼾声如雷，满屋子酒气，一瞧，只见刘老老摊手摊脚地仰卧在宝玉床上。



袭人这一惊不小，忙上来将她推醒。刘老老睁开眼见是袭人，连忙爬起来说：『姑娘，我该死了！……好歹我没有把床弄脏！』



刘老老问道：『这是哪个小姐的绣房，这么精致，就像到了天官似的！』袭入微笑道：『这个么——是宝二爷的卧房啊！』



袭人恐惊动了宝玉，只向她摇手，不叫她说话，一面将床上被褥整理一下。幸喜不曾呕吐，因笑道：「没关系，有我呢，你跟我出来吧。」



袭人带着刘老老从前面出来，见了众人，只说：『她在草地上睡着了，带了她来的。』大家少不得又笑了一会，这才散了。



了……
『我这一回，把平生没吃过的、没见过的都经历了……』



『难得老太太、太太、姑奶奶和那些小姐、姑娘，都这样照看我，只是叫我怎样报答才好。唯有请些高香，天天给你们念佛。』



凤姐便叫平儿来吩咐道：『把送老老的东西快打点好。』刘老老忙道：『已经打扰了几天，又拿着走，越发心里不安了。』



不一会，平儿过来说：『老老你来瞧。』刘老老跟了过去，只见堆着半炕东西，平儿一一拿给她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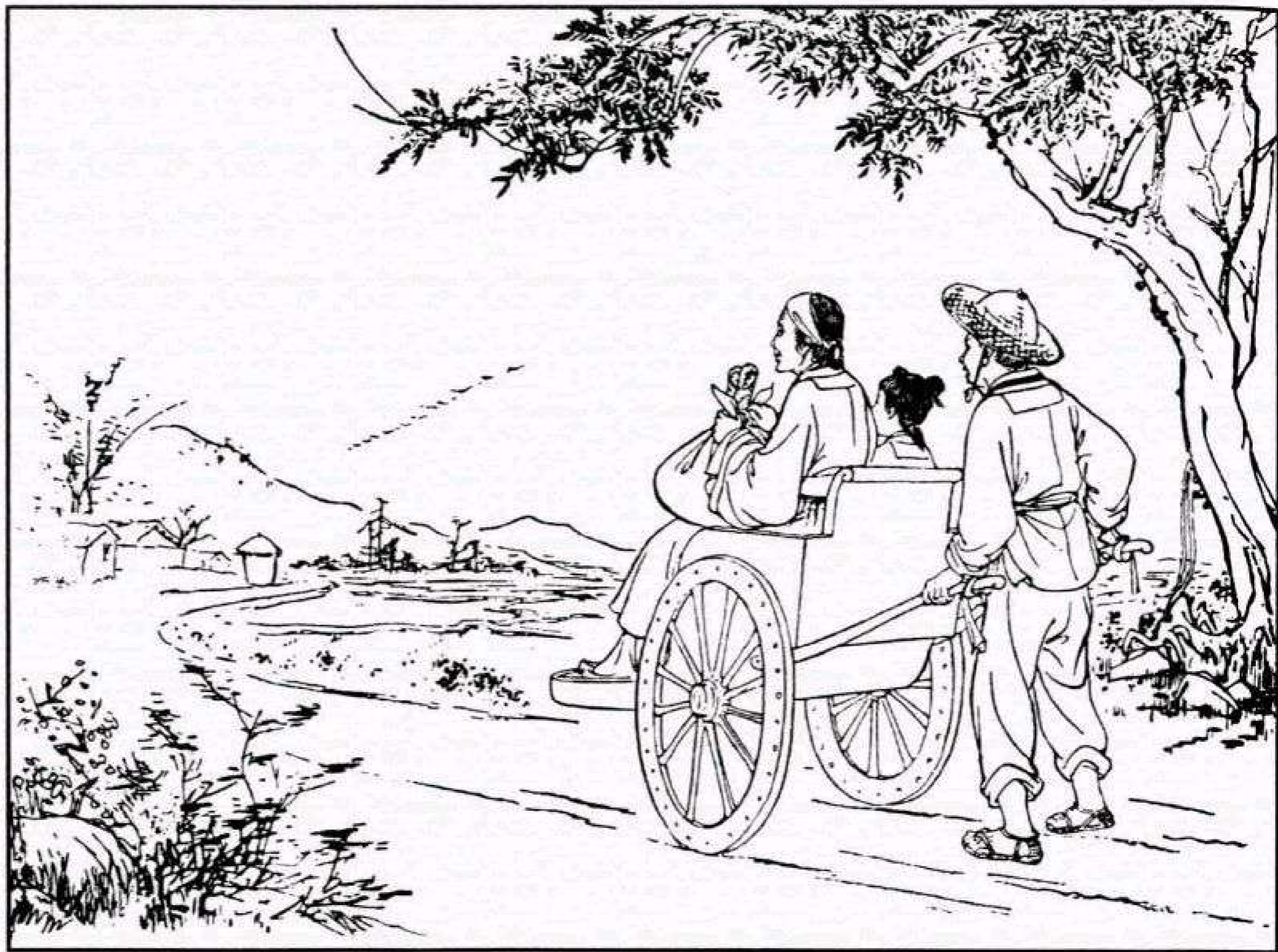
平儿说：『这是奶奶送你的两匹绸子；这两包银子是老太太、太太给的。这两件袄儿和几条裙子，是我送老老的……』



平儿说一样，刘老老就念一句佛。平儿笑道：『我也和你要东西呢，你们做的那些干菜这里都爱吃，下次别忘了带些来。』



刘老老谢了平儿，又过来辞别贾母、王夫人等，这才带着板儿，上车回乡去。



刘老老进大观园

红楼梦之七

原著 曹雪芹

改编 潘勤孟

绘画 张令涛 胡若佛

责任编辑 陈元山 赵麟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50 印张 2.16

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000